



「太阳●月亮●星星之」

月 向 别 时 圆

在记忆中 曾经一同走过岁月的好朋友
是永远忘不了的

蓝欣湄

台湾梦幻作家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她持着母亲的遗嘱到远方寻找一个男人，他是谁？他是……

她和一个女孩共同爱着一个男孩，她俩是情敌，她得到自己的所爱，那女孩却因此而堕落，但她做梦也没想到那女孩竟是她的……

她知道有个男孩在默默地爱着她，给她温柔的体贴，让孤独的心吮吸着人间的甘露，然而她的芳心却始终对他关闭着，为什么？只因为……

爱让人痛苦，爱让人神往；爱让人捉摸不透，究竟心在何方？！

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
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
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——苏轼《水调歌头》

台北大学中文系。

擦了擦眼睛，柳如烟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：台北大学中文系。

呵，她考上了著名的台大中文系！

呵，这是她和妈妈多少年来一直盼望着的一刻呀！

妈妈！

如烟在心底深处深情而快乐地呼唤着妈妈：妈妈，妈妈，女儿实现了你的也是女儿的最大的心愿了！妈妈，等着女儿吧！女儿将带给你满怀的喜悦和由衷的欣慰！

她急急地往回赶。也许，因为这天大的喜事，妈妈的病情会有所好转。

天是这么蓝，云是这么白，阳光是这么明媚，风儿是这么和煦，今天真是个好天气！如烟的心儿在快乐地飞舞着。呵，今天真好！



阳光穿过窗子，在地上投下几条淡淡的光斑。

唐诗嘉静静地，静静地躺在床上。女儿去看榜了。可是不要等她回来，诗嘉也坚信她准能考上，自己的女儿，十八年来，诗嘉是看着她怎样地努力、发奋的，加上她那份聪颖与慧才！

然而，她又酸涩地看到了屋里陈陋的摆设，想到十八年来

母女俩相依为命的艰难与困苦。咳，十八年了，真苦了如烟这孩子了。如果，如果不是她唐诗嘉当年……那么，如烟也不致于会从小就失去父爱，而生活在如此艰辛的环境中，她本可以过得很好。

可是，这一切怪谁呢？

诗嘉思绪悠悠，飘到了二十几年前高雄的一个小树林中……

“诗嘉”，归鸿飞终于鼓足了勇气，握着她的手，他勇敢而坚决地说：“我想到你家提亲。”

“哦，鸿飞。”诗嘉羞得小脸通红。从小青梅竹马地长大，她依然脸红心跳，她低下头，不敢正视他的眼睛。

“诗嘉”，鸿飞温柔而又坚定地捧起她的脸，“你别担心我们两家的大人，他们准会答应我们的，他们早把我们看成一对了。”他神秘地一笑，“如果不，他们才不会让我们老是见面呢。”

“唔。”诗嘉的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流露出太多的爱意和娇羞，“谁担心啦？我才不稀罕呢。”

“真的？”他笑意盈盈。

“讨厌！”诗嘉一跺足，回头便跑。

“稀不稀罕？”他追上来。

“不稀罕不稀罕！”诗嘉随手从一枝花树上揪下一朵花，对他掷了过去。

“不得了，还没嫁就想谋害亲夫！”他嚷着，眉梢眼角尽是抑不住的柔情与笑意。他轻轻地，柔柔地把唇触上了那朵花，眼睛却深深地凝着她。



诗嘉回忆着这甜蜜的往事，嘴角不由浮上了一丝笑意。然而，后来呢？后来那让人心痛的不堪回首的往事呢？诗嘉唇角有笑，可眼泪已滴了下来。

她顺顺当当地嫁给了鸿飞，婚后的日子是多么的甜蜜。然而，好景不长在，过了三年，她始终不育。归家数代单传，绝不容她绝了归家香火。于是，归鸿飞娶了第二房太太。他对他依然很好，可他已不再是诗嘉一个人的丈夫了。然后有一天……

诗嘉闷闷地斜倚在凉亭里，数着池中自由自在的鱼儿。那天天气也很好，好得让她心酸，有几滴泪，滴到水面上，漾起一圈圈涟漪。

“哈哈”，“咯咯咯”，一阵欢乐的笑声自远而近。她知道是鸿飞和他的如夫人。她一阵心酸，嫉妒、痛苦啮咬着她的心。她转身就想离开，她不想看到他们是那么快乐地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她听到了飘来的两句对话：

“鸿，我看少奶奶这几天好像精神很不对。”

“现在别提她！”她的鸿飞用一种很不耐烦的口气说出了这句话。

够了！这就足已使诗嘉万劫不复了！

她如被雷震地呆在那儿，他们没有发现她，他们偎依着向另一边去了。

诗嘉无力地滑坐在石椅上。她没有流泪。泪水在四年里已流尽了。自鸿飞的妾在两年前进门，一年后生了个儿子后，无日无夜，她流的泪够多的了。现在，她不想再流泪了。他对她是那么无情，她何苦再恋着他！

在一刹间，她作出了个决定：她要离开归家，是的，反正这

个家里没有她的任何地位，也没有半分温暖和爱，除了讥笑、嘲讽与他的冷漠！

她当晚就走了，悄悄地，只留下一封简短的寥寥数字：我走了，请不要再找我。她也没回娘家，父母都已先后辞世，她回去肯定会被兄嫂送回归家的。她要忘了他们所有的人。她一直往北，往北，最后到了基隆。

出走两个月后她发现她怀孕了。八个月后，她生了个女儿，她和归鸿飞的女儿，可怜的孩子，十八年始终没有父亲！江山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。她的鸿飞只给她一片残月天，她给他的女儿起名为柳如烟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几百年前温庭筠写下这名词时，莫非已知道有这种悲剧发生？

十八年了，诗嘉和女儿相依为命，艰难地过着每一天。然而她始终没有告诉她父亲的事，她始终恨着归鸿飞！

是他，那么柔情蜜意地在多少耳鬓厮磨中告诉她他爱她。

又是他，那么无情那么冷漠地说出了那句毁灭诗嘉整个世界的“别管她”。

她不想回去，如果她回去，那些人只会说她是因为不育而走，现在发现怀了孕回去扬眉吐气。可她不是为了什么少奶奶的名分，而且鸿飞既然对她那么无情，她回去干什么？

现在，如烟长大了，漫长的十八年也已过去了。她依然恨他，可她发现她依然爱着他，是那种刻骨铭心的深爱啊！有多少人来提过亲，可她不愿意，她恨他，可她心里却只有他一个人……

“妈妈！”

诗嘉微微受惊，她的涣散的神思迅速回到了眼前：她的女

儿回来了！

“妈妈！”如烟一脸的喜气洋洋，“台大中文系。”

诗嘉笑了，她欣慰而爱怜地端详着如烟。呵，她可真是母亲的骄傲：白皙如凝脂的皮肤，五官精致如画，尤其那副剪水双眸顾盼之间，俱是优雅灵动之气，举手投足，便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，越显出她的雅致与飘逸的气质，苦寒的家境并没有使她沦落，她正如一朵清水中的白莲，亭亭玉立地开放着，安慰着母亲的心。

然而，诗嘉心里很清楚：她无法再看着心爱的女儿有一个幸福的前程了。十八年的艰辛已耗尽了她的每一份精力，她已是油尽灯枯了。

“烟儿”，她吃力地撑起半个身子，苍白无力的手指从颈间取下一条项链，“妈送给你的，祝贺你考上大学。”

“妈，谢谢你，可是……”如烟犹犹豫豫地接过项链，心中有几分新奇。她知道这根项链对妈妈的意义。妈妈一直带着这根项链，却从来不告诉如烟它的来历，甚至从不让她多看一眼，也不让她提它，它一定有着妈妈的某个秘密，可现在妈妈把它送给了她。

“妈希望，它能带给你幸福。”诗嘉有些凄然地笑了，“妈也只有它能留给你了。”

项链很精致，链子很细，花纹却很精美，带着的一块晶莹温润的玉坠上，有两朵玲珑的小花，紧紧地贴在一起。如烟好奇地把它玩了一会，抬起了会说话的眼睛：

“妈，这是什么花？”

诗嘉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女儿那段往事，忽听如烟一问，她微怔了一下，一瞬间，往事又如排山倒海而来，花，项链，

鸿飞……一阵揪心的痛苦攫紧了她，眼前一阵发黑。

“妈！”如烟发现母亲脸色大变，吓了一跳，“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烟儿，那，那是海棠花。”诗嘉挣扎着，困难地吐出几个字。

“海棠？”如烟想知道海棠和母亲有什么联系，可见母亲衰弱疲惫的样子，又不敢再多问。她悄悄站起：“妈，你先躺着，我去叫医生。”

“没用的，烟儿。”诗嘉阻止了她，“你别去，陪着我。”

如烟惴惴地坐回床沿，母亲的神情非常古怪，似有怨恨，又似激动，是思念着什么，又似在思考着什么。她不敢多问，静静地，静静地陪伴着母亲，把千万种疑问都放回肚中。

“转朱阁。低……绮户，照无眠。……不应有……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……”

妈妈在念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？

“烟儿，月……有阴晴圆缺。”诗嘉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：“月……向别时……圆。”

“妈！”如烟慌忙握住妈妈的手，妈妈的手冰冷。

“鸿……飞！”诗嘉用全身力气发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刻的呼唤。这一刻，不管爱和恨，怨和恋，她多想见一见他，哪怕只一眼，只看一眼！

“妈妈，你要什么？”如烟慌乱而焦急，诗嘉那微弱的声音又实在辨别不清她在要求什么。“妈妈，告诉我！”

可是，诗嘉第一次安静地睡了，没有思，没有爱，没有恨，没有怨！她真真正正地长长久久地休息了。



风好冷。不时有黑色的纸灰飞舞起来，如蝴蝶般在空中诉说千古的悲哀。

柳如烟默默地跪在母亲坟前。她肠已断，心已碎，泪已尽，慈爱的母亲，十八年来相依为命的亲爱的母亲，如今，安详地长眠在一杯黄土之中了。

妈妈！

如烟焚上最后一叠纸钱，看微弱的火光在风中凄哀无助地挣扎着，一时间茫然不知何去何从，她从小就不知父爱是什么滋味，现在又失去了唯一的亲人。呵，妈妈，她凄苦地呼唤着，现在就我孤零零一个人了。妈妈，就我一个人生活在举目无亲的世界上了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不过，请你放心，我会很坚强地生活下去的，靠我自己，不靠任何人！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，我会用自己的双手开创自己的生活。妈妈，我不会让你为我而失望的。我永远会是你的骄傲！

妈妈，祝福我吧！



“如烟，等等我！”郑吟秋追上来，跑得气喘吁吁。

如烟摇头：“什么事这么急呢，吟秋？”

郑吟秋是她刚交上的朋友。进大学快两个月了，她和郑吟秋的交情算是比较深的，她也常应邀到郑家去坐坐，郑吟秋的父母都很喜欢她。吟秋带给她的不仅有友情，还有亲情。哦，吟秋，如烟感动地想着，她可真是热情善良的乐天派！

“如烟，”吟秋得意地一歪脑袋，“你一直想要的，我给你带来了。”

“我一直想要的？”如烟见她手中除了书本什么也没有，微微怔愕，吟秋已爆米花似地响起来：

“你忘了你托我给你找点事做的。这可好，我跑得腿都细了，你自己倒反而忘了。哇，我好惨！”

吟秋夸张地长吁短叹。

如烟忍不住笑了：“别喊冤，等我领了薪水，第一件事就请你客，好吗？”

“那是应该的，要知道我嘴皮子都磨破了。”吟秋吹嘘起来，“是我爸的朋友叫归宗望，他女儿念棠和我们一样大，没考上大学，本要找个四年级的，都是我一直磨着老爸，要他去帮你捧场，说你成绩如何优秀，而且品德兼良。要不然，”吟秋一翻眼，做了个鬼脸，“应征者可是云集哦。”

“没那么夸张吧。”如烟笑着戳穿她，“又没登广告，怎会有应征者呢？”

“真没幽默感！”吟秋给她一个白眼。忽然，她想起什么似地拉起如烟的手：“你别做什么家教了，住到我家去和我作伴吧。我爸妈都很喜欢你，他们很乐意帮你一点忙的，好不，如烟？”

“吟秋，”如烟淡淡一笑，“谢谢你的关心。不过，”她的眼光投向遥远而不可知的地方，秀丽的唇角显出了一丝坚韧，“我向妈妈发过誓，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开拓我自己的路。吟秋，如果你还愿把我当成你的朋友，以后请不要再提这件事。”

“如烟，”吟秋恳切地摇她的手。“请你别误会，我是真心想为你做点什么，我……”

“所以我谢谢你。”如烟打断了她的话，“我们去图书馆借几本书吧。”

一路无语。

如烟在想：入学两个月，有好多人都对她很好，可她不知

道那份关怀的性质是否是同情。她需要关怀，可她绝不要同情！唉，善良的吟秋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你的提议，我却不想接受。

吟秋也在动她的脑筋：这么美，这么好的如烟，我要能帮她真好。对了！吟秋忽然心中一动：我不有个哥哥吗？他那么帅，那么出色，和同样出色的如烟，不正好是天生一对吗？嘻，对了，我要让如烟做我的嫂子，这样，不就住到我家了？而且……吟秋不由开心地嗅起了鼻子。我以前怎么想不到呢？不过，哥哥老不回家，和如烟碰不到一起，我得创造个机会，先让他们认识。

“如烟，”她灵机一动，“这星期天是我生日，你到我家好不好？”

见如烟迟疑，她慌忙补充：“这一次我就邀我们班的一些同学，都是熟人，就算同学聚会，好吗？”

如烟沉吟：如果是生日聚会，那她是非去不可了，而且，也不是吟秋的那些亲戚朋友去参加，都是同班同学去，估计也没有什么拘束吧。

“好吧，吟秋。不过，”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，“我可送不起生日礼物。”

“谢谢你，如烟。”吟秋开心地蹦了起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如烟诧异。

“因为，”吟秋看来真是高兴了，手舞足蹈，“我也熟悉你的脾气啦。你肯和我说这种话，就证明你是把我当成朋友了，我能不开心吗？”

“吟秋，”如烟真正地感动了，然而，千言万语，只化作淡淡一句，“我一定会去的。”

□ □ □
“念棠，以后你就多一个人管喽，看你还撒野。”归孟野乐哈哈地逗念棠。

“爸，”念棠撒娇地摇着归宗望，“你听哥哥说什么话？找个家教，还管我呢。”

“那当然啦！”归宗望宠爱地拍拍她的手，“好好听你老师的，别整天想玩，听你郑伯伯讲，人家和你同岁，品学都很优秀，还是个孤儿，全靠自己的双手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，想要你帮我，反而训我一通。”念棠嘟起嘴，赖到了母亲身上，“而且考上大学有什么稀奇的？哼！准是个脸色苍白的如鬼，眼镜片厚厚的竹竿子。”

“是不是竹竿子，待会就知道了，说好七点半见面的。也该快到了。”林倚霞搂住爱女，有意岔开话题。

“唔，柳如烟。”孟野却在一边自言自语，“听名字就是个大美人。又漂亮，又聪明，又有志气，唔，一下子就把我们大小姐给比下去了。”他调侃的对念棠瞟着眼。

“孟野，别逗你妹妹了。”

“哼，我才不会在乎呢。”念棠神气地一仰脖子，“就算她再聪明美丽，还不是为了几个钱来为我服务？”

“小棠！”归宗望眉头一皱，“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？”

“我没说错啊，爸，”念棠撇撇嘴，“她难道会不要钱？她难道不是为了钱？”

林倚霞见归宗望眉头又皱，心里一慌，“你们父女俩真是的，人还没见着，就先吵起来。”

“人还没见着就先偏心了。”念棠嘟囔。

“念棠，爸什么时候不疼你？别不开心了，哥刚才说的话不

过是逗你玩的。其实，有哪个女孩比得上我们归家大小姐漂亮呢。”

“就是。”念棠又高兴了。

归宗望看着他从小娇宠的女儿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谁让她是他唯一的宝贝女儿呢？而且，唉！算了，她还小，等她大了，她就会懂得做人的道理了。

“先生，柳小姐来了。”女佣阿香进来通报。

归宗望一眼看到柳如烟，一时惊愕地站了起来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！他分明看到了一个二十年前的年轻娇媚的唐诗嘉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他绝对相信在他眼前的就是唐诗嘉！

念棠也怔住了。她绝没想到柳如烟会这么年轻，这么绝艳动人，而且，是清丽出尘。她一时间有点自愧不如。她一直以为自己很美，可看见柳如烟，她的自信飞走了，柳如烟才叫美。念棠不无嫉妒地想着，她又美，又聪明，和我同岁却已考上了台大，而我，我真哪儿都比不上她呢。哼！

转头一望，看见哥哥孟野傻傻地张大了嘴，盯着如烟看，念棠不由无名火起，狠狠地瞪了他几眼，又继续打量着如烟，希望能挑出什么碴来。

再看如烟，念棠心里就平衡一点了：看她穿得寒伧得要命！穿的毛衣手工倒还好，可那毛线都磨损了。还有那双皮鞋，后跟都没了，哼，她再能干，还不是来为我归念棠做事。念棠想着，终于舒服一点了。

如烟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，有点微微的不自在。她不由暗暗嘀咕：他们的神情为什么都有点古怪？难道，是觉得我太年轻而不能胜任这份工作？

“归先生，归太太，你们好。”

如烟清脆的语音打破了一刹间的缄默。归宗望自知失态地坐下来，向如烟一伸手：“柳小姐，请坐。”

“柳小姐，”同样愕怔在沙发里的归太太清醒过来，急急地问，“你，真姓柳？”

如烟一怔，这问题出乎她的意料，接着她心里涌上几分薄薄地不满。垂下眼帘，她轻咬嘴唇道：“是的，归太太。”

“哦，对不起，柳小姐，我太太，她……”归宗有点尴尬地解释，“因为你和我们的一位朋友非常相像，所以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望着如烟姣好而又熟悉的面容，他忍不住问：“你，你祖籍在哪儿？”

“基隆。”

“那么，你妈妈，她，是基隆长大的？”因为情急，归宗望情不自禁地想知道这点。

如烟秀气的眉头微微拧了一下，她的不满达到了十二分：“对不起，归先生，我不以为我的父母与我是否有资格任贵小姐的家庭教师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“喂，你对我父亲讲话客气点。”念棠也在皱眉，“你是来谈工作的还是来吵架的？”

如烟凝视着她，这是进门来她第一次看她的“学生”。念棠其实长得挺漂亮：圆圆的白嫩的脸，浓眉大眼，显出蓬勃的朝气与活力。只是，她那种目光，让如烟感到极不舒服，那是种傲慢地，轻蔑地，隐含着敌意的光，如烟不自禁地挺直了腰肢：“归小姐，我本是来谈工作的，可是，我并不是非做这份工作不可。”

“哦，你，还挺神气的……”

“小棠！”归宗望厉声喝断她，他转向如烟，异常诚恳地说：

“对不起，柳小姐，我女儿不大懂事，请你别介意接受这份工作。”

“柳……如烟。”孟野直呼其名，“我也是台大的，历史系三年级，你是中文系的，可我们也算同学，对吗？”

如烟面对他诚恳的眸子与神采飞扬的年轻的脸，缓缓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，留下来吧，就算为了我，怎么样？”他不羁地一甩头发，“我们可以做个朋友，就不知道你，赏不赏脸？”

“柳小姐，”倚霞过来，轻轻地挽住她，温柔而婉转地说：“我一眼看到你就喜欢。也许我们都冒失了点，可你别放心上。我是真的好希望你能接受这份工作，而且，”她望了望归宗一眼，“我想冒昧地请你住到我家。因为念棠各门功课都需要辅导，而且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如烟犹豫。

念棠又想说话，孟野一手按住她，她恼怒地抬头，看见的是他的微微摇头。她转念一想：算了不就是个家庭教师吗，何必和她一般见识？

“那么，你从下星期就开始教我，可是我不想喊你：老师！”

“倒也是。”倚霞插口，“都是年轻人，就叫名字算了。还有柳小姐，你就叫我们伯父伯母吧，如果你不介意。”

在她诚恳而又带几分殷盼地注视下，如烟心里飞速地转了千百个念头，然后，她点了点头：“那么，我下星期一就来上课。”



归宗望一待如烟的身影走出他的视野，就无力地瘫在沙发里。天哪，世上竟有如此相象的人！

有一只手轻轻地、温柔地搭在他肩上。不用回头，他知道那是倚霞。他微微喟叹一声：“霞，诗嘉出走有十八年了吧？如烟，她，她太像诗嘉了。我真怀疑……”

“哦，鸿。”倚霞分明看见他的眼角湿润起来，心里也酸酸涩涩的。十八年前诗嘉出走以后，归鸿飞就携妻带子改名移家到了台北。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忏悔，对诗嘉的那份刻骨的歉疚日日夜夜折磨着他们。十八年了，那份歉疚和思念也没有多少减轻。现在，如烟出现了，她竟那么酷似诗嘉！

“鸿，”倚霞轻轻把头伏到归宗望肩头，“柳……如烟，她，不会和诗嘉有什么关系的，她是在基隆长大的，而基隆和高雄是那么远。而且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她心酸地想：如果诗嘉能怀上一儿半女，也许今天就完全不是这样了。

“霞，我真想告诉孟野和念棠，让他们知道那段往事。应该多几个人记住诗嘉，霞，看见如烟，我总觉得诗嘉随时可能回来，他们，他们应该有个心理准备。”

倚霞一惊，她进归家门那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她从来不敢有任何过分的要求。可现在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诗嘉如果回来，他们会受得了吗？尤其是念棠，她从小娇宠溺爱的宝贝女儿，一向心高气傲的女儿，受得了母亲是个小妾的事实吗？不，那会整个儿地摧毁了她的骄傲的！然而，如果诗嘉回来，对这个家，那是天经地义的啊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没，没什么。”倚霞勉强地一笑，“可是，鸿，求你现在别说好不好？等诗嘉有了确切的消息再告诉他们也不迟。”

“唉！”归宗望索然地长叹了一口气，倚霞的话让他惊醒了，等有了确切的消息？十八年来他们何尝有过诗嘉的哪怕一